東嘉錄

東嘉錄卷之四

朱子門人

葉説書 西山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見宋史儒林傳少刻苦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僞學禁行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頤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黜之曰此必僞徒也既下第從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

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心之要與四代作歌銘之旨其終又曰言宣則力減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不能易有死而無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

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于是為之立子洩以奉其後則庶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皇子竑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邊閫交進機會之說味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潤應援倍難科配日繁餽餉日迫民一不堪命罷勲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搖其本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敗聞於是人謂味道所奏無一言不開導引翼求切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内帑銀帛賻其喪升一官以任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説大學講義祭法宗

廟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並宋史儒林傳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所從師友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常欲讀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闔緊要說話易得長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頓下手見朱子語錄

答味道書曰所喻既祔之後主不曾復于寢此恐不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說其兄子壽疑之

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礼註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曾細看而卒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為只是註說初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以為未論古礼如何但令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耶其後子壽書來乃伏其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令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便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礼志更釁其廟則

是必先遷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毀其故廟而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壞毀其故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遠礼志所謂毀廟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礼經虞主用桑者不合疑左氏所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礼多此類也皆不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礼祀天神祭地

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禰月祀
于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
于他経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
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
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故祔新死者於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
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
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
次一有遞遷而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禰之
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

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見晦菴文集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為擾擾爾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為安門生之禮若在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之也禮書未能得了而衰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

宜以謹密為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徹細密爾晦菴文集

賀孫辛亥以後所聞池錄七八九十十一朱子語錄

陳潛室

陳埴字器之永嘉人見周易會通少穎悟久從朱氏于武夷所見超卓四方學者從游數百人尊為潛室先生見郡志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統籠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

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病何至於三然亦别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一則静静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泰寛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有下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

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做家計若見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歛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只如守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則以至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見朱子語錄

答器之書曰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為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思之如何見晦菴文集

又答器之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但其中含具萬理而綱理之大者有四故命之曰仁

義禮智孔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蠭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懼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儱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纔感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過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中間衆理渾具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

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遡其情而逆知之爾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爾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

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面底道理而是非

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晦菴文集

有禹貢辯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鍾集 郡志

潛室木鍾集 周易會通

徐先生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 見朱子語錄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于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答自少只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嶢崎只讀聖賢書精心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用如此問看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年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

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

寓臨漳告歸稟云先生所以指教待歸仔細講求曰
那處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
着力處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黄知録樵㷝施允壽石洪慶
李唐資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與永嘉徐寓八人入學
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
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
色厲聲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
訟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

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黄知録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生又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些向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趋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益美得来没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争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恥是謂四維若寡廉鮮恥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恥之並朱子語録

原缺

孝親弟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〻之体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志道即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爾據大略是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礼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答曰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孝弟為仁之本章註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

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故人得之以為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沖和溫粹渾龐涵蓄常生生不死乃得謂之仁為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為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仁為主而以別箇為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為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專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無綱紀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

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爾所謂以仁為孝弟之本是也孝弟是廣充其用則為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為仁以孝弟為本是也寓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為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蔽於私欲則生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擁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肢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痒而醫亦謂之不仁人有以体乎仁必無一毫之私得以間其生生之体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徧然後為能全其心

之德愛之理也此顔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毫之留所以喚此仁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答云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之爾使味之久當決洽自見得失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

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功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以此推說亦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乖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答云既是不可必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令酌其中而行之是也答云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

執也鬼神之為德註云体物是其為物之体不知此体字是体用之体還復是体質之体荅云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体也晦菴文集

徐寓庚戌以後所聞池録二十二十一饒録四六朱子語録

徐先生

徐容字仁父永嘉人見朱子語録

仁父問知禘之説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能明祭祀鬼神之理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

原缺

閔

東嘉録卷之五

朱子門人 張氏門人附

林龍圖

林湜字正甫平陽人見水心文集

為富陽尉虜亮之亂部弓手截隘處邑豪乘時販塩行刼公捕擒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曰貿郭豈有羡錢耶何忍歛百姓將捨去諸酋義公之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攀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塩已病矣又益以酒且民地俱萬戸也

切方

令始自南劍他郡效之君不畏八郡民怨已乎守諱其功自為奏朝廷視無通判署疑之乃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令創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為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鮓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倅俸數倍矣小官薄復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緡錢四萬還之民

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既入朝名人善士一見如舊識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

臺諫官賢否為卜是公格應入臺得如斯人者庶幾乎至是竟用公

故事臺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審好惡指趣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綱紀公獨謂然曰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慍於衆人是助好惡去取不以公論為歸而曰共持其綱紀也夫綱紀者豈臺諫為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乱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晷侍立舍人言於衆曰令日察院争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

小人知公意頗自為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一日罷數人内外皆聳方依公為重而上以覺察過數詔諭公〻為殿試詳定官考直言者居第一而上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遷公曰吾可以去矣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提刑浙東宰執合前顧少留不聽

移江西轉運判官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興國淮衣絹南安聖節銀及水潦州縣窠名之在漕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猶增於舊

孝宗崩上內禪公使金入辭首以奉親歡杜談口為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有未合者連却虜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虜人曰君命何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臣服視其品令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辨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体不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

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爭之貶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匆匆南行柰何

叔世不宜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喧一時權近側睨

性淡泊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生誦説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悔

朱公元晦既謫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礼不變未殁数月猶走書問疑義云 並水心文集

正甫問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

如神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闕然見朱子語錄

盤隱類稿十卷水心文集

蔡先生

蔡懋字行夫平陽人見朱子語錄

訓懋曰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

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
會得多方襯簟得起且如籩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
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是自
家緊要合做底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
今只理會三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
籩做豆若不曾曉得便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
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
官次第被他易宮為商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
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
去問人若問礼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是官名不

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郯子蓋是我不曉的須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作中庸大段周密不易他思量如是德性五句須是許多句方該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新崇礼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〻〻是常惺〻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舡須用篙喫飯須用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纔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蔡懋壬子所録饒録二十三 並朱子語録

沈先生

沈僩字莊仲永嘉人 見朱子語録

莊仲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
做時乃為人欲引去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
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
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
因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面前荊
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
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
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
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
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

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又曰戰〻兢〻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沈僩戊午以後所聞池録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並朱子語録）

錢先生

錢木之字子山永嘉人（見朱子語録）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来聖賢言行本無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遂（逆）處研究得通透

所以見得秖悟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如是今若苟簡看過只一處便自未曾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器之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体之語器之云若說道者性之形体却分曉曰恁地看倒了蓋道者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木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如此

木之丁巳所聞池錄三十六（並朱子語錄）

曹文肅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見宋史文集
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為國
子學録迁韓侂胄罷通判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
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乱势張甚入遂寧境輙戕其
徒毋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為工部郎出知
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礼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禆
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
史才 本傳

问器遠所學來歷曰自年二十從陳先生其教人讀
書但令事〻理會如讀周易便理會三百六十官如

何安頓讀書便理會二帝三王所以區處天下之事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霸者予奪之義至論身己上工夫說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〻便有道不是兩樣須是識禮樂法度皆是道理曰禮樂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合用時便將來使如告顏淵行夏之時乘殷之輅只是見成物事如學字一般從小兒便自曉得後來只習教熟如今禮樂法度一齊散亂不可稽攷若着心費力在上面少間弄得都困了見朱子語錄

公適來說君舉要理會經世之學今且理會一件要

陳[illegible]錄

緊事如國家養許多歸明歸正及還軍年老者費糧食供之州郡困乏展轉二三十年都縮手坐視其困器遠且道合如何商量去之則傷恩養之則益困君壯資其力老棄其人是大不可須有箇措置器遠言鄉間諸先生嘗懷見先生之意却不得面會剖析使這意思合一曰某不是要教人步步相循却來入這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是的還他是不是的還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撑拄各各行到大路頭自有箇歸一處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為真同也

問先生所解致知格物處某即就這上做去如未能到貫通處莫也無害否曰何謂無害公只是不曾學豈有不貫通學得熟便通且如要去所在須是去到方得若行得一日又說恐未必能到若如此怎生得到天下只有一箇道理緊包在那下撒破便光明那怕不通並朱子語錄

周先生

周僩字伯莊永嘉人文公亦稱莊仲見周易會通

戴埴運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見郡志

紹熙庚戌用戴勲牒改名埜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棄官從朱晦菴于武夷再調塩官丁父憂服除自念假途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舉再試不中遂止楊守簡薦于朝黄度帥金陵起以寮幕外舅汪逵援例以己澤改奏皆不就最後御史王穎叔言諸朝詔以初名復官子仔侗 郡志

戴勲為閤门舍人祖竹溪君與舍人有舊又同邑同姓故先父更名从楙从土視舍人諸子行以試中國子舉明年余復榜唱第因其名而字子家 見戴仔家傳

學于朱文公文公以論語孟子中庸大學集註授學

者差一字輙正色誚責皆懾不敢難先父曰即如是買之書坊歸誦之爾非所為來也且學者不更折難安能有發文公曰今後唯許子家問先父亦隨疑明辨不蓄于心

初學于文公也以棄官之志質爲文公曰子有父在若言于上必不免于罪是遺之憂又質于水心葉公公曰天下有不可改之過有不得不遂之非此類是也若之何也謀之平陽君以書譬止之先父曰某之身思之二十年矣朝得解之夕死無憾父母在時不敢為此者恐不免于罪而憂戚之也今養則不及憂

則無預于是而不為則無羞惡之心矣卒行其志郡上其事于朝既報免遂應鄉舉再試不中曰年可以止矣老于合溪之上浩如也（並家傳）

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于書〻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而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〻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户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

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爲者往〻文離傳會而不適於通至與曲藝小技下爲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講千載而下殆無傳爲夫不明於文而欲通于辭不通于辭而欲得于意是聾于律而議樂盲于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于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于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懼先志之墜爰摭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戴侗六書故序見元文類

黃先生

黃敬之名顯于見朱子語錄

賀孫舜先生同黄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在外孰不經營僞牒二公獨逕還鄉試殊强人意敬之問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其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着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甚次第今看世上萬物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

恕壁在上説因及器之夜来所问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並朱子語録

蔣先生

師友之門在同郡則葉君知道陳君器之蔣君叔蒙見戴仔[illegible]家傳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説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

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呂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看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爾然到得不服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趲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 見朱子語錄

問子貢通博明達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問夫子安仁顏淵不

這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聖人只是見處有淺深大小爾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煞是有工夫了輕財重義有得些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令人計較財物這邊是我底那邊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了顏子常要願無伐善施勞顏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顏子分口恰好了也只得如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大抵顏子無伐善施勞也只與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根以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與無伐善施勞相似但有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斂近裏便會到無

伐善無施勞處就顏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便到
安老懷少信朋友爾朱子語錄

周郡倅

周去非字直夫行已族孫見郡志

答直夫書曰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詖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于其事可不畏與世固有不取異端之説者然不知其説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而克之

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子亦豈無人欲乎而莫非夫天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天必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格物以致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知異端談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孺子匍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蓋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

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聲一萌 其間是
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見爾由是而體之
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萬理可窮也 文要
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盡其用之間精密
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某愚而所從事
者在此願高明細繹而反覆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
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希悚戰 見張南軒文集
嶺外代答十卷陳氏曰永嘉周去非直夫撰去非癸
未進士仕至郡倅所記皆廣西事 見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六

後學 朝佐編

名儒

薛常州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見宋史儒林傳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授之季宣既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畫

皆可行於時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李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李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荊襄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李宣又說澈以閔既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勢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李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李宣患之會有伍民

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
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
士族富族皆附保籍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
必有圍以唱射禁蒲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
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
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
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于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
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
朝召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
特群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

以建中興之業徒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原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

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款塞宰相虞允文白遣李宣行淮西收以實邊李宣為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户授屋以兵授田須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户六百八十有五分處黃州合肥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李宣謂人曰吾非為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因以斷栅江保巢湖黃

州地直蔡衢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
光州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户而雜舊户為一百
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
列附托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
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
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
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
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
毀譽者之用刑令觀朝廷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
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

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〻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尚壁闕而居巢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鏹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為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宮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

會戶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李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罄空以取嬴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半郡調度頋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譙責愈急李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李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林傳儒
公之學蒞事雖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嶷然視聽不側欬雖所狎接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造次訊報字書不以行草几篋筆硯衾枕屏帳皆有

銘毫釐靡容若苦節然要其中坦〻如也見止齋文集

內郡發粟輸邉縣當鄆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殣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甚焉民見調輒與父母為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扶醫護視始輕所負劇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勿淂[illegible]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曲耶乃整肅如是既而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

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畀其父母妻子如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擧辟交至公一無所受見呂東萊文集

公行淮西持節勞來耄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黄州故治東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犂杷鋤鍬钁鎌具六丁加一鏊刀每甲轆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千稟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故黄適等而合肥贏故黄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黄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

若求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為大姓有者仍隷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及命以明年之夏計道里往来興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者僅数月壁築治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堅度可支数十年位置向背經緯條達民生所須不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覩隆興以來經理兩淮受遣者且数十輩發御府金繒聽施置自便閲十年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淂公晚道進官二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問紬繹奏請論薦皆報

可

自周季絶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千有餘年端倪蓋時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騖於空無不足以涉事耦變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所受博攬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缺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壠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繹融液左右逢原

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本於簡

易行於敬恕而學志强力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公而公則死矣並東萊文集

荅薛士龍書曰熹竊伏窮山竊服盛名之日久矣去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顧以憂患之餘屏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顯異趣私竊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之之來乃知榮膺睿眷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洽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告教甚悉擴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日所深欲聞者感幸之

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憙愚不敢當者二馬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憙自少愚鈍事事不能及人頗嘗側聞先生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二十餘年比乃困而晦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一二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同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銖積絲累分寸攀躋以幸其粗知禮義之實而不為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懍然大懼日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

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友以講道教人之事期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則亦略聞之矣顧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又學無所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世之念雖作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强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彯纓結綬之計以重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〻之志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濟時行道之事責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

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儻未斥絕尚冀有以警悔之使不迷於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材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令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淳漓經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故因垂問之及而請質焉因風見教及此

幸甚又聞慶暦間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攷者得令書吏録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遥想郡齋之間伏希不勝引領見晦菴文集

熹屏居窮陋幸無他苦而涉春以来親友喪亡吊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誨諭諄複仰荷不鄙之意然無可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尤非衰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書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

譴而已無他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問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為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末不勝感嘆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洒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己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喻也跧伏之蹤未由承教於前徒切嘆仰儻不棄外時得與音以鞭策之實為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讀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有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

鄙懷悾悾亦得無所慚憚而悉布之以求藥石之誨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晦菴文集

薛季宣論語小學二卷見宋史藝文志

薛常州地理叢攷一卷藝文志

春秋經解指要共十四卷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見文獻通考

風后握奇經一卷陳氏曰薛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寫陣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見文獻通考

薛士龍書解多於地名上有工夫見朱子語錄

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註得以晚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

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彬然濟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見道園學古錄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道園學古錄

鄭龍圖弟景元

永嘉二鄭公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見水心文集大鄭公恂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悃愊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關於廊廟而景元俊捷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嘿嘿苟為祿仕者也

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然其身二十餘年不復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已為幸而不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已責故也豈不悲哉夫孔翠鳳鸞矜其華采顧景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霑溉百里豈區區然露小技術細巧而已哉

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

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如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心矣故永嘉之學必兢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鄭承於後也（並水心文集）

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見宋史儒林傳）

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比固多如此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非如今世舉子何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

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為如何書荅鄭景望見晦菴

文集

家祭禮三策并上不知可補入見板本卷中否若添入即孟詵徐潤兩家當在賈項家薦儀之後孟為第七徐為第八而逓儹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為第十三而逓儹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刪去孟詵徐潤孫日用七字不然即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為詳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更俟誨論也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曰右申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甯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閒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足以驗其平日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壁屋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豈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閒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閒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道體之全也侯之莫府趙君彥能將櫼刻置府學以視學者而屬熹書其本末熹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

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
者傳之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
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塩公事朱熹謹書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
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
子寢疾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
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
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
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
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

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淳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竝晦菴文集

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為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少異已多言之足懲雖空國之　較寧有志之意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力為憑耶閱見同甫祭鄭景望文

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廊樹後學之審訂越仲子之膚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詘於崔嵬無幾微於蹭蹬祭鄭景元母夫人文並龍川文集

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本之躬行加之講肄析義利於秋毫兼博約而獨詣

龍圖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元潔廉忠信邁往而絕出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燦然房中重英龔美並見上齋文集

鄭伯熊集三十卷鄭伯英集二十六卷見宋史藝文志

伯熊六經口義拾遺鼇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

事物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者畢載（見郡志）

鄭景望集三十卷陳氏曰宗正少卿永嘉鄭伯熊景望撰（見文獻通考）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陳氏曰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撰近世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卿用矣每少不合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見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之七

名儒

陳文節 止齋

陳傅良字君舉溫州瑞安人見宋史儒林傳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儒林傳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

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
秦州参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録出通
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傳良傳良平一
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
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塩
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輙
没入之傳良曰絶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
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鬓無黒者
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為學自秦漢三代
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

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
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
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增于祥符一倍
寧宗重修上供額頒之天下率增十數倍其他雜斂
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数別項封樁而無
額上供起於元豊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樁起於紹
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
於都茶場塩鈔盡歸於榷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
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
取之斛面 析變科斂抑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

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拯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財竭於養民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大軍錢粮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

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

初光宗之始黄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集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内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宫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大學

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謨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趍上引裾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

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

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内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寳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宫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辞授集英殿修撰進寳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並儒林傳

永嘉薛氏考訂千載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百氏以斯文為己任綜理

當世之務攷覈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
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
常布而名動宇内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
論著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
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
夷貊視前賢為尤盛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斂袵下
風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見樓攻媿文集）
公抱負偉傑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
多得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
風度高遠動輙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遒媚登覽

高致吟諷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
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寮寀以詩為壽惟胡善黃公與
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
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稿示綸未
及刻而公歸訪求此稿不可復得猶記其畧云季札
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
相敕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
可不謂戰戰恐懼若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盛
德之形容皆敕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綸讀之
爲之感咽於乎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

太學錄闕宰相龔茂良曰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推者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命下果無異辭

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髮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嘿罕有聖語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夾而氣溫潤者賛其名則汝傅良也朝列傳誦

温居瀛壖儒學之淵閒氣所鍾挺生斯賢並樓攻媿文集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潰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相號召雷動從之雖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師友尊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盡心焉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而呂公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

學之内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詢世舊繙吏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絃組之若目見其身相旋其間呂公以爲其長不獨在文字也見葉水心文集

答陳君舉書曰熹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嗣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梗槩大指畧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爲請今承語及乃知爾雅蟲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爲學若

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
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
力支撑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
而不可易者若熹之愚自信之篤向來之辨雖至於
遭說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
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爲悔也
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
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
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
引領不勝馳情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鐫切近曹器之來訪乃得為道曲折計其復趍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掊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為道術者得定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並見晦菴文集）

陳傅良周禮說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陳傅良春秋後傳十二卷又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傅良漢兵制一卷備邊十策九卷

陳傅良止齋集五十二卷

陳傅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陳傅良兩漢史鈔十七卷並藝文志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中興藝文志稱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田制漢官制苟襲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學於傅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傅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文獻通考

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陳氏曰陳傅良撰樓參政鑰為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

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發明多新說序文畧見之

建隆編一卷陳氏曰陳傅良撰蓋長編大祖一朝節畧也蘸事敘訂併及累朝之始末慶元初在經筵上

讀書譜一卷陳氏曰陳傅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書詩春秋諸經譜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止齋集五十二卷陳氏曰中書舍人永嘉陳傅良君舉撰三山本五十卷 並文獻通考

陳傅良續通鑑節要十卷 見玉海

吳徵學統教法一曰經學春秋凡三家陳止齋後傳附三傳凡二家止齋章指附 見吳草廬文集

蔡文懿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 見宋史儒林傳 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煇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雖聰明而所存

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
即位之始曩太平旦暮至柰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
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揺將難收拾吏
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耻名相之不
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或聽
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盖指虞允文梁
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
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
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
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領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

華

宰相忍與同列曾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
蓋指張説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
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恭
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
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刪定官首言大耻未
雪境土未復陛下睿智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
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解卿
意欲令朕立規模爾

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
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從臺諫叩陛請

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
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
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
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
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嚮昔慈愛
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
疏入不報

寧宗即位詔求直言㓜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
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
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

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
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
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
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
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
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
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
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幻學既論
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
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幻學遂力求外

補

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
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
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内名士者乃召幼學為吏部員
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紬折羅事因
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
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
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
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子司業宗正寺卿
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

第彈繳竄黜允衆號稱職
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具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内外制皆温淳雅厚得體人多稱之
趙師睪除知臨安府睪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睪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睪命乃下
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敷者曰浮鹽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為定賦幼學

力請黜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幣未均拜提無術力求罷去

先是朝廷既遣歲帛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絶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宗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懐附以一南北帝稱善

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辯論義理縱橫闔闢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紀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篇傳于世並儒林傳

公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闡教化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淒爽不道也詞命最溫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閏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

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畢要等百餘篇令代之完書也天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言吾嘗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梧案聲撼林木行之在旁邈若無聞吾頗訥之衆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一日夜盡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辨數而行之横啓縱闔援今證古釐為十百聚為一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不言默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蓋公之中深隱厚可驗於是矣見水心集

蔡幼學育德堂集五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

蔡幼學宋編年政要四十卷又宋實録列傳舉要十二卷

蔡幼學續百官公卿表一十卷又續百官表質疑十卷 並宋史藝文志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内制集三卷陳氏曰兵部尚書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傅良君舉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皆選陳反出其下明年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而陳傅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子雄視場屋莫不歆

羙見文獻通考

蔡幼學皇朝宰輔拜罷圖一卷建隆元年至紹熙五年宰執拜罷月日為圖年經而官緯見玉海

蔡幼學為續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自治平迄紹興五年

蔡幼學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起建隆止靖康記政事大略其體皆編年法惟每歲先列宰執拜罷為異又國朝贊銀列傳舉要十二卷起國初止神宗並見玉海